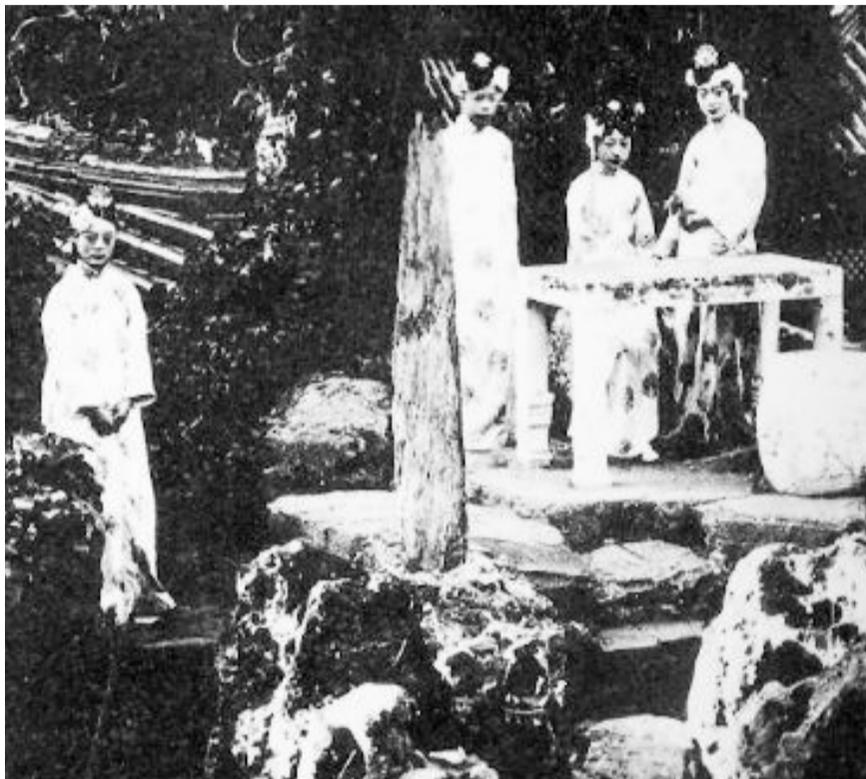


珍妃侄女披露清宫内幕

# 照相不慎，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

清朝末年，新奇的照相术刚从英国传入中国，普通百姓还不能轻易享用这项新技术的时候，住在宫里的皇亲一族却得天独厚，随时可以请内务府聘用的照相师或经过专门训练的太监，为拍照玩耍留念。



唐石霞坐在中间，皇后婉容和皇妃文绣站在两侧，远处为唐梅。

## C 皇后婉容建议我坐在中间 她和淑妃分站两边簇拥着我照相

我不记得准确年份了，但肯定是一年的暮春三月，皇宫花园牡丹盛开，我四姑母瑾太妃兴致极高，在花园里摆设露天午宴，招待我的祖母（亦即瑾太妃的母亲）以及随祖母入宫的九姊唐梅，边吃饭休息边赏花聊天。那天作陪的还有溥仪的皇后婉容和皇妃淑妃文绣，当然还有我。

欢乐游宴结束时，我们四个少女陪着两位长者，在绛雪轩前盛开的牡丹花下，以及亭边池畔照了好多张相，然后，瑾太妃和我祖母打发我们年轻人自己去玩儿，她们二老缓步去赏花散步了。

我们四个年轻女孩，看着彼此一模一样的靓丽服饰，心里美滋滋的，感到意犹未尽，不约而同地想再照些我们年轻人自己的相片。皇妃文绣马上吩咐太监，让他立刻去请照相师与我们同行，准备再拍照。一切安排停当以后，这时婉容和文绣同时发现，我头上梳的是两条发辫，和她们三个梳的比较成熟的正规盘髻不大相衬，缺乏成熟美感，劝我为了照相改梳盘髻。

我琢磨了一下，她们仨的年龄和我差不多，而且淑妃文绣比我还小，但是，她们却都算是已婚的成年人了，按例律，她们梳旗头盘髻名正言顺，我若梳盘髻则是与未婚身份不符，发式超前而且不合宫制，特别是未经四姑母瑾太妃允许，不可擅自决定改变发式。当然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我也不是不想梳个盘髻尝试一下，再加上经不住皇后和淑妃的怂恿敦促，于是我壮着胆子去请示四姑母了。我没想到，四姑母瑾太妃十分宽容大度，她认为我们只是玩玩开心罢了，竟然爽快地答应了。

梳头装扮完毕，我们带着照相师，一起兴致勃勃地四处找合适拍照的好风景。走到钦安殿前的石山上时，我们终于发现了拍这张照片的好地方：树荫下的假山小平台上，放着石桌、绣墩，环境清幽而且高雅。皇后婉容高兴地建议我坐在石桌后面，她和淑妃、九姊三人分站两边，簇拥着我照一张相片，纪念我第一次梳盘髻旗头。

皇后跟我感情很好，她认为这样才能显出隆重。淑妃在宫内朋友不多，她也常说和我关系算是最好，皇后的想法与她不谋而合，所以，婉容的话音刚落，淑妃二话没说，兴冲冲地跑到石桌旁绣墩的右侧，站得笔直，面露笑意，用行动支持了皇后的建议。九姊也没说什么，不过她可能觉得应当对皇后、皇妃保持谦恭而拉开距离，就径直走到靠近石头台阶较远处，也摆好了姿势站好，静候照相师按动快门了。我没再犹豫，半嬉戏半正规地向婉容谦逊地说：“皇后，我恭敬不如从命了！”

我拉着她的手愉悦地走到石桌旁边，兴致盎然地坐在那个绣墩上了。我坐着，皇后站在我的左侧，皇妃站在我的右侧，直到照完了相，我和婉容两人的手还紧紧地拉在一起。

## D 倘若慈禧老太后仍然在世 这张照片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

相片印好之后，首先呈送四姑母瑾太妃看，她认为我们四个年轻人只是玩玩而已，没做评论，首肯照片不错很有意思，这当然给了我支持和鼓励；为了把愉悦传达给更多人，我拉着皇后和淑妃，高兴地向不少宫内人展示了这张照片。后来，我灵机一动，想到家里很多人没见过皇后和淑妃，这张照片中，后妃二人的风采非常清晰，于是很快就拿着照片，跑回家让大家一饱眼福了。记得当时全家人立即围拢过来，看着照片说笑不止，对照片里的各人评头品足，兴趣浓烈不忍离开。只有我父亲例外，他只是淡淡地看了两眼，便转身走开了。

没多久，佣人李福凑到我身边，说父亲叫他来“请”我，要我带着照片去书房，父亲有话要跟我说。当时李福的话流露出严峻气氛，我料到可能我有什么事开罪了父亲，事态绝不寻常。确实，我进了父亲书房就看到他的脸色阴沉，正坐在桌后的圈椅里生气。

我招呼他的“阿玛”两字刚说出一半，他就打断我的话，板着脸孔严正指出，他对我那张照片非常不满。原因是，我的头饰与年龄、身份及宫制不合，更严重的是，他指责我居然端坐在中间，令皇后和淑妃分别站立在两旁，成何体统？父亲郑重地说，无论如何，她们俩是高贵的皇后、皇妃身份，我只是瑾太妃的一个侄女而已，怎么能自己端坐中间，皇后和淑妃俩人却像官女似的站在两侧！

父亲用十分沉重的语气说，这是触犯了宫廷体制的绝大错误，按照旧例，应受“大不敬”处罚，比五姑母珍妃当年的女扮男装照相所犯过错严重得多。他说如果此事发生在以前，倘若慈禧老太后仍然在世，这张照片恐怕会招来杀身之祸！他严令我立即把照片底版和加印的所有照片全数销毁，不得再给任何人随意观看。我当时听了父亲的话，深深地自责。我向父亲承认，照相时乐以忘忧导致犯错，保证以后永远不会再有类似错误发生了。

（《我眼中的末代皇帝（爱新觉罗·溥仪夫人讲述）》 唐石霞口述 惠伊深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）

## A 五姑母穿上光绪皇帝衣服戴上皇冠 照了一张女扮男装的相

追溯一下照相术传入宫中的源头，那是光绪年间的故事了。大清国驻英法大臣裕庚在回国述职时，突然使慈禧太后对西洋先进的科技成果大感兴趣。她听说裕庚的女儿德龄曾随从其父在欧洲生活多年，德龄以年轻人的眼光，观察欧陆先进事物，接受得比老一代更快更多更无禁忌，于是慈禧太后颁下懿旨，令裕庚那位见过欧洲新奇玩意儿的女儿德龄，做了慈禧太后自己的贴身女官员，要她天天给太后讲英法的新颖奇特见闻。

这位内官女官德龄不负重托，不但自己为慈禧娓娓讲述新奇的西洋景，而且，还介绍了她的弟弟勋龄进宫，表演西方刚刚发明的神奇照相术。勋龄给慈禧太后照了几张她从来没见过的异常逼真的相片以

后，慈禧和宫里的人们顿时看得两眼发直，惊得目瞪口呆，觉得相片是把人物和景致刻印在纸上了，真实得不是一星半点。慈禧太后带头，宫里人们紧随，都争先恐后照起相来。当年我五姑母珍妃就是最爱照相的一个。

不过有一次，五姑母一时高兴，玩儿过了头，她模仿慈禧太后化装成观世音菩萨照相的玩法，自己穿上了光绪皇帝的衣服戴上皇冠，照了一张女扮男装的相。这事被好事者密告了太后，闹出五姑母珍妃被慈禧太后严厉训斥的轩然大波，太后责令人人必须自律，妃嫔更不得轻浮放纵不守本分。从那以后，不仅五姑母没敢再照相，而且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大伙儿谁也不敢再随意照相了。

## B 先父看过照片 令我立即将照片连同底版销毁，不得有誤

直到慈禧太后宾天之后很多年，宫里人才慢慢又玩起了照相。宣统皇帝大婚前，小辈们带头，掀起了新一轮照相的高潮。我进宫住的时候，亲眼见到皇亲国戚老老少少常在宫内各处拍照留念的景象。

我当然也兴趣颇浓地照起相来。谁料想，我在一次照相时欠缺思考乐以忘忧，与当年的五姑母珍妃一样，犯了大错，只是幸好没人声张而不了了之。

那些年，我们几个宫中少女照相很多，散失的也不少，只是那张差点儿惹出大祸的相片，我却一直非常喜欢，于是偷偷珍藏身边，保存至今永留纪念。

父亲在世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敢再把那照片拿出来给别人看，因为当年先父看过那张照片后，十分生气地严词训令我立即将那照片连同底版一起销毁，不得有誤！我不敢违抗父命，确实照做了，记得是叫永和宫的太监夏升替我砸碎了毛玻璃底版，烧毁了已经洗印的照片。不过，说实话，我真是很欣赏这张被先父斥为犯了“天条”的照片，觉得它记录了无法再有的欣喜快乐，反映了当年我们真实生活的一部分，所以，在销毁时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我偷偷地留下了一张。

要问这张照片惹了什么祸，得从照相的前前后后说起。